



音乐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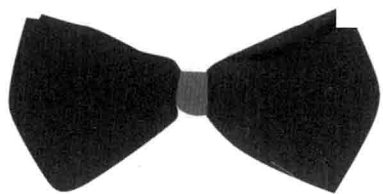
几种开法

鲁引弓◎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音乐会

几种开法

鲁引弓◎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音乐会几种开法 / 鲁引弓著. —杭州 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308-14864-1

I. ①音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7075 号

音乐会几种开法

鲁引弓 著

策 划	陈丽霞 谢 焕
责任编辑	谢 焕
责任校对	於国娟 杨利军
出版发行	浙江大学出版社 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 (网址: http://www.zjupress.com)
排 版	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×960mm 1/16
印 张	14. 25
字 数	179 千
版 印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308-14864-1
定 价	32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bs.tmall.com>.

目录

- 一、如诉 // 1
- 二、乱音 // 11
- 三、空蒙 // 21
- 四、愁绪 // 29
- 五、寻音 // 37
- 六、走调 // 53
- 七、喧哗 // 67
- 八、艰涩 // 81
- 九、迷音 // 87
- 十、暗涌 // 103
- 十一、独奏 // 115
- 十二、市声 // 137
- 十三、急语 // 153
- 十四、苦乐 // 173
- 十五、夜曲 // 195
- 十六、变奏 // 203
- 十七、转场 // 217



音乐会几种开法

一、如诉

无论安静对此知道与否，他俩都知道彼此的由来。所以像有一片雨雾飘浮在两人之间，他们能感受到彼此心照不宣的尴尬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保持距离是天性，也是为了避免一不留神可能带来的受伤。

冯安宁拿着长笛，从琴房里出来，他走在爱音乐团大楼狭长的走廊里，他听见了一缕竹笛声，它正从民乐队的排练房传过来。

丝丝缕缕，声息特别，仿佛晨光穿越天边的云层，纤弱，但明晰，有着忧愁的光影，它顽强地从虚掩的门，从走廊那头，从上午十点穿窗而入的街道市声中，飘过来。

安宁听到了它。他收住了走向交响乐队一号排练厅的脚步，他在走廊拐角窗边站住了，心里有隐约的不适，但耳朵好似不听心的使唤，在分辨这些音符，像沉入深水的鱼一样深深地吸纳。

很显然，许多人也听见了它。民乐队队长、笛子首席钟海潮正从楼梯口上来，在这缕笛音中，他的步子越来越慢，从安宁这边望过去，他仿佛蹑手蹑脚在捕捉一只蜻蜓。扬琴女孩蔚蓝拎着一只小包，在资料室门前向安宁招手，但那飘浮而来的笛音让她扭过头去，举到胸前的手停在了空中。爱音团长张新星正从办公室出来，准备去文化厅开会，原本他可能想对迎面缓缓过来的钟海潮打个招呼，但那片如诉的笛音是那么突兀，像有黏力的胶水，在空中流淌，令他的表情刹那凝固，仿佛迷失。

那纤弱的声音，有奇怪的穿透力。后来在一号排练厅，两位小

提琴手王建与李满满在嘀咕：越吹越好了，谁都知道他吹得最好。

站在后排的安宁清清楚楚听到了这句议论。很奇怪，别人只是耳语，但他却听见了。

这上午的排练，安宁老是走神。他发现自己的耳朵总是在留意门外，留意民乐室那边是否有笛音传来。他眼前浮动的是那张年轻的脸，清秀，腼腆，嘴边横笛时总是微微闭眼，皱起眉头，像隐忍着正在升上来的睡意。林安静，爱音乐团民乐队的笛子演奏者。

安宁感觉着自己心里的不适，他知道这不安的因由，与这个叫“林安静”的人有关。但安宁分辨不清此刻这不安里面具体有哪些成分。

安宁看见周围的乐手们都停了下来，转脸看着自己。指挥老何的手指点着自己。又走神了，安宁向老何抱歉地笑了笑。

安宁最初的名字叫林安宁。后来去掉了林姓，改随母亲姓冯，冯安宁。

冯安宁与林安静，是爱音乐团的两位乐手，分使长笛与竹笛，当 they 从乐谱上抬起头看着你时，你会发现他们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深邃眼睛和那种洞悉人的眼神。两位乐手，虽然一位硬朗中带着一些酷感，一位清秀略有萌态，但悦人容貌中的相似之处，是一目了然的。

他们是相邻两根藤上的瓜，还是相近胚芽的果？

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其中难言的尴尬。

其实，尽管林安宁从2岁起就改名“冯安宁”，他也无法摆脱命运中与“林氏”遥相对应的处境，甚至妈妈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“赛林”。

在安宁童年的记忆里，每当母亲冯怡说起父亲林重道，总是言

简意赅：“他不要我们了。”

父亲林重道、母亲冯怡原本是一所县城中学的音乐老师，在安宁也就是林安宁2岁那年，父亲林重道去省城教育学院进修，因擅长吹笛，进修期间他代表教育学院参加了省里的文艺表演，结识了一个高干的女儿，就此再也没回到县城那个家去。他留在了省城，有了新家，并又有了个儿子叫安静，林安静。

对于安宁来说，父亲的脸，就像自己那个消散于岁月的姓氏“林”一样，在记忆里是模糊的。安宁懂事以后，就很少向母亲讨要父亲，因为他知道这会让母亲心情不好。

他还渐渐懂了母亲叫唤自己的小名“赛林”，这里面包含着多大的期待。

母亲不仅叫唤儿子小名“赛林”，还把所有的力气付之于赛“林”的行动中。她省吃俭用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都送儿子去参加各种培训。那个小县城没有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，于是从小学二年级起，她就利用双休日带他来回上海。在日复一日的奔波训练中，他将对手清晰地定位在那张模糊的脸所代表的一切，他为此失去的一切。他记得小时候每逢他吹练得腮帮子酸痛，母亲总是搂着他安慰：我们只能靠自己争气。

当儿子安宁像她期望的那样呈现出音乐天赋之后，她为他选择了长笛。她知道遗传的不可抗性，所以她知道吹奏将是他的长项，她还知道老师其实希望他学笛子，但她说，长笛比笛子洋气，国际化。

后来的路，一直艰辛，音乐学院附中、中央音乐学院、美国音乐学院……他们就像这个年代所有艰辛的母子，其间的历程与“快乐男声”“中国好声音”等选秀节目中的催泪故事没有什么不同。励志的背后是磨砺。

只是磨砺太多了，得到的欢乐就会打折扣。安宁知道自己不是个快乐的人，心底里从小就没有这样的质地，但没人知道这一点。

他在众人面前是那么阳光，懂事，他能像演出一样随时做到这一点，这也是因为生存的磨砺。

两年前，安宁从美国留学回来，看到母亲瘦得像张纸片，家里徒有四壁，他是那么心痛——为了自己的这点学业，母亲花尽了她所能付出的一切。安宁没选择在北京、上海发展，而是回来参加了省城爱音乐团的招考。他觉得不能让自己远离母亲了。

他顺利地进入了爱音乐团的交响乐队，并成为骨干。因为乖巧，和善于和人沟通，他还成了团支部书记，团长助理。

生活在经历勤勉后，终于露出了平坦的间隙，但它也没让苦小孩有太多的愉悦。因为爱音乐团中有一个吹笛子的民乐手，他叫林安静。

事实上，在安宁小时候，他就知道有这么个同父异母的弟弟。有一年奶奶去世，父亲回老家奔丧，安宁在葬礼上看到了这个叫林安静的小男孩，是大城市小学生的模样。

他记住这个名字，还因为那些年在报纸上常出现“林安静”这三个字。因为林安静是省城少年宫乐队的笛手，经常代表全省小学生参加各种外事活动，报纸将他描述成了一个“神童”。

母亲冯怡对此不屑一顾。安宁有一次听见她在对外婆议论：你要知道，那个妈是教育厅的副厅长，会包装罢了，这也是他们大城市的优势，而我们靠自己争气。

海归安宁考入爱音乐团的交响乐队时，安静已在乐团的民乐队里待了三年，安静毕业于本地的一所音乐学校。长大后的安静，早不见了当年照片上那个阳光小男孩的一点影子。现在的他腼腆、安静、寡言，像逍遥于空中的一朵闲云，与人相处恬淡如水，仿佛随

时准备淡出周围人的视线。

安宁觉得他是温室里的花。

就像田径场上赛跑一样，安宁瞥了一眼过去，就知道自己能跑赢他。

安宁想跑赢他。他知道吗？

无论安静对此知道与否，他俩都知道彼此的由来。所以像有一片雨雾飘浮在两人之间，他们能感受到彼此心照不宣的尴尬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保持距离是天性，也是为了避免一不留神可能带来的受伤。在乐团的宿舍楼里，安静住在二楼，安宁在三楼。他们从不串门。又好在一个是西洋乐、一个是民乐，交集的时间较少，偶尔在楼梯上相遇时，点一下头，擦肩过去，就像两个寻常的同事。

安宁记得，自己来到爱音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这个弟弟曾来敲自己宿舍的门。窗外正在下雨，空气中是梅雨时节的潮气，安静的身后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儒雅男人，线条清晰的脸庞，让人分辨不清他的年纪，可能五十多，也可能六十。安宁一眼认出他是林重道。多年不见，如今父子相逢，没有书上描写的那种戏剧化情感，而是淡淡若水。安宁让他俩坐在自己的床沿。宿舍里没有多余的杯子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要不要用自己的杯子给他泡杯茶。这个父亲看着自己，乐呵呵地笑着，眼睛微眯起来。这一刻他眼神里什么都没有，那笑容掩饰拘谨遮挡沧桑，看得出他想用安然的笑消解生疏和无法言喻的一切，他寒暄、问询这些年安宁的求学情况，然后他指了一下安静，对安宁说：“也好，也好，在一起工作，有个照应。”这让安宁心里遏制不住地讥笑。照应？是啊，这些年怎么没见你来照应？在林重道来之前，安宁其实对他无感，毕竟这人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已离开，爱与怨无法具象。而现在当父亲跨进这个门，那么笑呵呵的样子，安宁发现自己的情绪

还是古怪地涌上来，后来他分析，这多半是因为母亲的艰难和自己从小对离异家庭的自卑，如今，对于自己来说，它们好像有了具体的对应。

人就是这么怪，可以疏远，但不可以触动。

在林重道说话的时候，安静恬静地看着他们，后来他从桌边拿过一本书，索尔·贝娄的《更多的人死于心碎》，翻看起来。他仿佛与窗外的雨声一起沉浸在这下午局促的时光里。父亲喊他走了，他才醒过神来。安宁说你拿回去看好了。他笑笑，把书摆在桌边。他们就告辞了。安宁关上门，吐了一口气。

那天晚上睡觉时，安宁发现被子里被塞了一个信封，里面是1万元钱。

安宁把钱存入了银行，他没想好，要还是不要。或者说，什么时候、怎么样还回去。

后来安宁估计信封是弟弟安静放进去的。但那天他们离去的时候，安宁可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。当时他站在窗边，透过雨帘看见安静和父亲出现在楼下，他们坐进了停在路边的那辆银色奔驰，安静开车，车子消失在弥天的雨中。这车是安静的，他平时就开着它进出乐团。虽说他在这楼里有宿舍，但他只是偶尔住住，更多的时候，排练一结束，他就开车回家，绝尘而去。

安宁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家在这城市的哪里。今天他们来访也没说请他去家里玩。玻璃窗上雨水纵横，安宁感觉心里也在升起潮湿的雨雾。这是怎么了？其实他以前压根没在意这个，或者说以前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只是个空洞的概念。现在怎么了？他对着潮湿的虚空说，没什么了不起。

没什么了不起。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态，就像理解梅雨季节不知

所起的一阵阵疾雨。对所有从底层向上生长的草根来说，很多时候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傲视他人的视点，以此克制自己随时涌上来的虚弱和自卑。

事实上，相对于安静的学历，无论是安宁还是母亲冯怡，都有优越感。因为它符合有关争气的一切定义。

至于两兄弟在团里的位置，这一年来安宁以自己的进取同样证明了这点。这座城市与时下中国众多城市一样，目前的市场热点与政府文化扶持重点，不是民乐，而是作为高雅艺术的交响乐，这就连带到两类乐手在团里是身处主流还是边缘的问题。更何况，安宁本人，属于全球招聘的人才，懂事，会交流，在领导面前能消化自己的情绪，更关键的是自己想要，因而让人觉得好用。于是一年下来，他就成了爱音的团支书，青年小乐队的队长。

而安静，则像他嘴边笛子飞出的悠闲乐音，从小生长于万事不操心的环境，母亲是高干子弟，教育厅的领导，父亲先在教研室工作，后来去了省人事厅，做到了副厅长。从小受宠的安静，确实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散淡，温顺，被动，习惯被人安排妥帖，因为父母亲的关系，整个青少年时代，面对的都是别人客气的脸色。

但也正因为此，普遍性客气背后，往往是对其本人的无视。尤其是在父母亲退休以后。

安宁告诉自己，现在不需要像刚进团时那样忐忑了，因为跑赢他了。

但每当安静横笛吹起《水月》《林语》，乐音随风而过时，安宁心里总会“咯噔”一下。因为那些音符像弥漫的雨雾，哪怕轻薄，但气息渗透到面前，仿佛在对你言语，或者寡欢，或者有些许快乐。

这样的感受，近些日子好像越来越强烈了。



音乐会几种开法

二、乱音

这些天他反复吹练这首《水月》，音符在春天潮湿的空气中渗透，深深浅浅，阴晴圆缺，像是在用一支细细的狼毫在宣纸上勾勒笔墨，写意，冲淡，但弥漫力强劲，他吹啊吹啊，吹得人心里醉了，碎了。

安静坐在民乐室的尽头，他在吹《水月》。

那些起伏的音符就像一只只蜜蜂，从笛孔里起飞，扑闪着，构成了一片水光里的月色。而在安静自己的感觉里，它们渐渐在头顶上空簇拥成了一对巨大的翅膀，缓缓合拢，让自己埋首其间，像一只鸵鸟。

是的，就像一只鸵鸟。在这楼里，他越来越像一只把头埋进翅膀里的鸵鸟，用自己的那片音符遁然于乐队日益拥挤的空间，和周围那些心急匆匆的身影，以及每逢重要演出前与节目安排、舞台中央那盏灯究竟照耀在谁的头顶有关的一切，那些烦心的、需要去折腾的一切。

每天也只有当他坐在这里，吹起笛子，他才感到安宁。逍遥其中，虽谈不上物我两忘，但多少让自己定神了。

今天，他的笛声里荡漾着晶莹剔透的明亮质地。那抹亮色一直在走廊上，在闻者的耳朵里跳动。

他在吹的这首《水月》，是导师伊方所作。“清越笛王”伊方去世于三年前，留下的众多作品中唯《水月》难度最大，意境玄